

介詞“X 着”與介詞 “X”生成的先後考察

——兼議介詞“X 着”的形成

呂建軍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大量古代語料的考察，結合共時的對比分析認為，介詞“X”出現的年代遠遠早於介詞“X 着”的出現，介詞“X 着”是由介詞“X”加詞綴“着”派生而來的。同時，介詞“X 着”可以由介詞“X”推知。

關鍵詞：介詞 派生 構詞 詞綴 類推

0 問題的提出

在現代漢語介詞中，有一類形式較為特殊的介詞——“X 着”，如《現代漢語虛詞詞典》（1998）收錄的“X 着”介詞有：按着、本着、奔着、朝着、趁着、乘着、冲着、當着、借着、就着、憑着、順着、隨着、向着、沿着、依着、照着、為着，與之對應的是單音介詞“X”。該類介詞的生成方式以及與對應單音介詞的關係，是大多數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董秀芳（2003，2004）認為，由於在框架“V1 着 NPVP”中，“V1 着”表示與 VP 同時進行的一個動作或存在的一種狀態，“V1 着”所處的句法位置正是介詞可以出現的位置。從語義上看，“V1”又處在注意的核心之外，根據時間一維性原則，

有可能虛化為介詞，即介詞“X着”是詞彙化的結果，並認為單音介詞X是“X着”變成介詞以後無意義的“着”脫落的結果。董文的詞彙化是目前較有影響的一種意見。

據《現代漢語詞典》（1999年修訂本），輕聲“着”的第四個義項“加在某些動詞後面，使變成介詞：順着、沿着、照着、朝着、為着”。此解釋表明，介詞“X着”是動詞詞根“X”加詞綴“着”派生的結果。

根據馬貝加（2002）研究，“由一個介詞性語素加一個助詞性語素複合而成，如‘為了、為着、趁着’等”（2002：10）。在文章中，作者還談到“現代漢語中，部分帶‘着’的介詞是由於這些介詞萌生較遲，它們的介詞性質的確定是在動態助詞萌生之後或稍稍早於動態助詞的萌生。一些不能帶動態助詞的介詞是因為它們之成為介詞遠遠早於動態助詞的產生，因此它們不會帶有體標記的”（2002：4—5）。換言之，介詞“X着”是介詞“X”加上助詞“着”複合而成的。

前者與後兩者的觀點實質上代表着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詞彙化與構詞規則。本文認為，三種看法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董文認為連動結構“V1着NPVP”的“V1着”的句法位置及語義特點決定了其虛化為介詞。但是，通過歷時考察，我們發現有的介詞“X着”根本沒有經歷過一個動詞結構“X+着”的過程，即“X着”介詞缺乏詞彙化的發展脈絡，關於這點，下文將進行詳細分析。

第二種說法“動詞+詞綴‘着’”也站不住腳。因為漢語中絕大多數動詞都能帶“着”，而事實上，形式為“X着”的介詞祇佔動詞帶“着”形式的極少量，該說法無法說明更多的動詞帶“着”結構並不是介詞的原因。

馬文的“介詞性語素加助詞性語素複合”的說法也值得商榷。在介詞“X着”中，“着”已完全失去助詞性質，僅僅起補

充音節和構詞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句子中，介詞“X”與介詞“X着”的意義並沒有任何不同。因而，“着”不能看作詞根，相反的，它已經具有了詞綴的功能（在下面的分析中還會討論到這一問題）。而複合構詞法是指兩個詞根直接組合構成新詞，顯然，在介詞“X着”中，“着”無詞根的資格，自然談不上複合構詞。另外，馬文所說的凡能帶“着”的“X”演變為介詞的歷史不長，而事實上，通過對歷史語料的考察，我們發現有許多介詞“X着”對應的單音節介詞“X”在較早時期即已定性。

綜上，本文認為，介詞“X着”與介詞“X”有對應關係。但是，這種關係不是董秀芳先生所說的“單音介詞X的形成也有可能是‘X着’變成介詞以後‘着’作為一個無意義的詞內成分脫落的結果”，而是單音介詞“X”先於介詞“X着”出現；介詞“X着”在單音介詞“X”的基礎上形成，是構詞法的結果。不過，構詞方式不是如《現漢》所解釋的“動詞＋詞綴‘着’”，也不是馬文所說的介詞性語素加助詞性語素複合而成的，而是由介詞加詞綴“着”派生而成的。理由如下：

1 “X”遠遠早於“X着”成為典型的介詞

每個雙音節介詞“X着”都有與之對應的單音節介詞“X”，根據《現代漢語虛詞詞典》收錄的“X着”介詞與對應的介詞“X”，如：按着——按、本着——本、奔着——奔、朝着——朝、趁着——趁、乘着——乘、冲着——沖、當着——當、借着——借、就着——就、憑着——憑、順着——順、隨着——隨、向着——向、沿着——沿、依着——依、照着——照、為着——為。

我們主要通過對比來探究“X”與“X着”成為介詞的先後關係。動詞發展為介詞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從萌生到初步定型，再到最終確立，也是一個連續過程，期間可能存在過渡狀態（中間狀態），各家對介詞的界定略有分歧。本文按照句法和語義特

點界定介詞，簡言之，結構中位於核心動詞前面，不表實在意義的動詞，則認為該動詞已虛化為介詞了。下面是目前發現最早作為介詞使用的“X”與“X着”：

(1) 按：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三國志·魏書·鄧艾傳》）

(2) 按着：近侍的，按着這個本兒上的字，念一遍與我聽着。（明《三寶太監西洋記》）

(3) 本：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唐·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4) 本着：貧僧雖然出家人，也本着除惡即是善念的宗旨，我把你宰了！（民國《雍正劍俠圖》）

(5) 朝：平明拂劍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唐·李白《贈郭將軍》）

(6) 朝着：祇見鳳生朝着紙窗正在那裏呆想。（明《二刻拍案驚奇》）

(7) 趁：莫趁年時誇窈窕。（五代《敦煌變文集補遺》）

(8) 趁着：危灘急浪中，趁着這刻兒順風，扯了滿蓬。（《話本選集·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9) 乘：漢兵乘勝殺尋。（東漢《漢書·王莽傳》）

(10) 乘着：他媳婦見短，不見尚書來接，祇道丈夫說謊，乘着丈夫上街，便發話道。（《話本選集·玉堂春落難逢夫》）

(11) 沖：疾風沖塞起，沙礫自飄揚。（南北朝·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

(12) 沖着：忽然間賊人止住腳步，轉身面朝東，沖着勝爺爺冷笑道。（清《三俠劍》）

(13) 當：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南北朝《樂府詩

集·橫吹曲辭五·木蘭詩》)

(14) 當着：你當着河神指着你那肉身子賭個咒！(明《醒世姻緣傳》)

(15) 借：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西漢《淮南子》)

(16) 借着：我和你借着他的因頭兒，就殺他一陣。(明《三寶太監西洋記》)

(17) 就：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南北朝·庾信《對酒歌》)

(18) 就着：我和你莫若奔到五臺山去，就着那些天罡精再作道理。(明《三寶太監西洋記》)

(19) 憑：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晉書·何曾列傳》)

(20) 憑着：憑着我一身本事，一刀一槍，或者博得個衣錦還鄉，也不見得。(明《醒世恒言》)

(21) 順：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三國志·吳書·潘璋傳》)

(22) 順着：三官受氣不過，低着頭，順着房檐往外出來，信步而行。(元《話本選集·玉堂春落難逢夫》)

(23) 隨：隨俗為變。(《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24) 隨着：連莫稽也隨着眾朋友躲避。(《話本選集·唐解元出奇現世》)

(25) 向：後向謝仁祖說此事。(南朝《世說新語》)

(26) 向着：聞氏向着眾人深深拜福。(《話本選集·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27) 沿：徘徊沿石尋，照出高峰外。(唐·李賀《長歌續短歌》)

(28) 沿着：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

橋。(北宋《話本選集·碾玉觀音》)

(29) 依：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南北朝《洛陽伽藍記》)

(30) 依着：把似你休倚着櫳門兒待月，依着韻腳兒聯詩，側着耳朵兒聽琴。(元《西廂記雜劇》)

(31) 照：照朝廷數目發下臨安府。(宋《武林舊事·乾淳奉親》)

(32) 照着：祇道陳定還未知其奸，照着平日光景前來探望。(明《二刻拍案驚奇》)

(33) 為：冉子為其母請粟。(《論語·雍也》)

(34) 為着：故此小臣為着家師，戴此重孝。(明《三寶太監西洋記》)

由於介詞的多功能性，同一個介詞可能表達多個意義。上面例句的介詞僅僅是按其常用意義列舉的。

以上資料對比，顯示了“X”成為介詞的年代早於介詞“X着”。

為了使本文的結論更有說服力，我們選取一些晚近出現的單音介詞（“着”完全虛化為助詞以後的年代）來看與之對應的介詞“X着”的形成情況。根據劉堅等（1992：100）研究，“着”到唐代為止，已經基本完成了從動詞到助詞的虛化，即“着”在唐末已經完全語法化了。在“着”完成語法化後的時期內，有不少的動詞正在向介詞過渡。有意思的是，單音節介詞“X”的虛化並沒有與對應的介詞“X着”同步發展。在這段時期內，介詞“X”與介詞“X着”的形成是有先後的，單音節介詞“X”總是先於介詞“X着”出現。如上面的介詞“照”（例33）與介詞“照着”（例34），再如下面例子：

(35) 拿：我拿一塊磚頭打的那狗叫，必有人出來。(元《元曲選·勘頭巾》)

(36) 拿着：他漢子沒天理，拿着老公的銀子養活了他這些年，不報老公的恩，當着太太的壽日頂撞老公。（明《醒世姻緣傳》）

(37) 靠：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朱子語類》）

(38) 靠着：更無家業，止靠着打柴為生。（明《西遊記》）

據考察，“拿”在元代已成為介詞，而“拿着”作為介詞使用是在其後的明代；“靠”作為介詞的最早時期為北宋，而介詞“靠着”的形成是在明代。

大量的例句充分顯示了介詞“X着”是在介詞“X”以後形成的，而不是相反。

2 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介詞“X着”

漢語介詞在其發展史上，曾經出現過較多的“X着”形式，如北宋“用着、到着、同着、論着”等，元明清時代更甚，如元代雜劇和明清小說中出現的介詞“望着、對着、繞着、依着、據着、靠着、拿着、除着、替着、將着、經着、遵着、往着、因着、問着、傍着、仗着、緣着、循着、比着、較着、把着、在着”等。例如：

(39) 若如此，則當切脈時，又用着個意思去體仁。（《朱子語類》）

(40) 羨寒鴉，到着黃昏後，一點點歸楊柳。（宋·蔣捷《賀新郎·兵後寓吳》）

(41) 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着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着表文一道。（北宋《大宋宣和遺事》）

(42) 論着理來，他自是在那裏。（《朱子語類》）

(43) 祇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明《三國演義》）

(44) 對着大姐吊眼淚。(明《金瓶梅》)

(45) 則我這倦身軀暫把繡針停，繞着這後花園獨步雕欄看。(《全元曲·雜劇》)

(46) 據着《三元記》戲本上，你父親叫做馮商，是個做客的人。(明《二刻拍案驚奇》)

(47) 那曉得這個寶貝，經着箭射了窟窿，便不靈了。(清《說岳全傳》)

(48) 除着呂太后、武則天，這一班大手段的歹人不論；再除卻衛莊姜、曹令女(明《喻世明言》)

(49) 唐狀元遵着老婆的教，照着火光路上一直跑。(明《三寶太監西洋記》)

(50) 將着刀背放在頸子上，捩了一捩，卻不下手。(明《二刻拍案驚奇》)

(51) 兩個人飛一般的拉開了門，往着上房逃去。(清《九尾龜》)

(52) 又仗着姜維全師守住劍閣關，遂將軍情不以為重。(明《三國演義》)

(53) 一瞬目間，兩孩已離開了瀑流，緣着藤直滑到溪岸。(清《孽海花》)

(54) 一行四眾，循着大路而來。(明《醒世恒言》)

(55) 不要說起，將到家了，因着一件事，復身轉去，耽擱了這一回。(明《醒世恒言》)

(56) 我這裏甫能、見娉婷，比着那月殿嫦娥也不恁般撐。(元《西廂記雜劇》)

(57) 他的在那裏，那裏問着我討。(明《金瓶梅》)

(58) 父母俱亡，傍着兄嫂同居。(明《二刻拍案驚奇》)

(59) 祇見一個婆子在門前叫常賣，把着一件物事遞與董貴。(明《醒世恒言》)

(60) 煬帝償了心願，見宣華夫人較着先前活潑了多多，越發的殷勤報效。(民國《隋代宮闈史》)

(61) 卻元來金老推遜時，王老往袖裏亂塞，落在着外面一層袖中。(明《今古奇觀》)

(62) 長老把手摸着這小兒的頭，在着小兒的耳朵，輕輕的說幾句，眾人都不聽得。(明《喻世明言》)

上面這些“X着”介詞雖然在現代漢語中已不再使用，但是，與之對應的介詞“X”形成的年代是比較久遠的。考察如下：

(63) 用：菩薩不用初意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東漢《道行般若經》)

(64) 到：甲子到乙亥是右君也，利以臨官立政，是胃謂貴勝賤。(戰國《睡虎地秦簡》)

(65) 同：翻光同雪舞，落素混冰池。(晉·王筠《和孔中丞雪裏梅花詩》)

(66) 論：其論學術，則崇黃老而薄五經。(三國《後漢書·班彪列傳》)

(67) 望：緣目下無船往南，將十七端布雇新羅人鄭客車，載衣物，傍海望密州界去。(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68) 對：對之悲慟，為之埋葬。(《賢愚經》)

(69) 繞：明旦，見繞墓生芝草七十二莖。(唐·唐臨《冥報記》)

(70) 據：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東漢《論衡》)

(71) 經：蘭芳經雨敗，鶴病得秋輕。(唐·劉禹錫《秋晚病中樂天以詩見問力疾奉酬》)

(72) 除：一切但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不至全損。(南北朝《齊民要術·雜說》)

(73) 遵：(肅)又上疏：“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三國志·吳書·王朗傳》)

(74) 替：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南北朝《木蘭詩》)

(75) 將：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漢書·王莽傳》)

(76) 往：遠公遙邇而行，將一部《涅槃》之經，來往廬山修道。(五代《敦煌變文集·廬山遠公話》)

(77) 仗：曹公杖(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三國志·吳書·張昭傳》)

(78) 緣：緣溪行，忘路之遠近。(晉·陶淵明《桃花源記》)

(79) 循：派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漢書·枚乘傳》)

(80) 因：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史記·儒林列傳》)

(81) 比：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朱子語類輯略》)

(82) 問：祇問人借將來讀，也得。(《朱子語類》)

(83) 把：亂把白雲揉碎。(唐·李白《清平樂》)

(84) 較：梅香，您姐姐較好些麼？(元《元曲選·倩女離魂》)

(85) 在：駿奔走在廟。(《詩經·周頌·清廟》)

(86) 在：在公飲酒。(《詩經·魯頌·有駟》)

(63) — (86) 這組的介詞為單音的“X”，(39) — (62) 這組的介詞為“X着”。通過對比兩組介詞形成的年代，可以看出單音節介詞“X”先於介詞“X着”；同時，對比介詞“X着”與之對應的介詞“X”的用法，還可以看出，介詞“X”與介詞

“X着”的語義和句法相同。例如“駿奔走在廟”與“卻元來金老推遜時，王老往袖裏亂塞，落在着外面一層袖中”，“在”與“在着”都表示動作終點的語義，都位於動詞後面充當補語；“在公飲酒”與“長老把手摸着這小兒的頭，在着小兒的耳朵，輕輕的說幾句，眾人都不聽得”，“在”與“在着”語義相同，都表示行為的處所，位於動詞前面充當狀語的句法成分。可見，“着”在介詞“X着”裏不表示任何意義。

因此，本文認為：在特定時期（元、明、清），單音介詞加“着”具有非常強的構詞能力，許多介詞都可以帶上“着”構成一個新的雙音介詞，這種構詞方式在當時具有較強的類推性。在當時，可以通過介詞“X”推知介詞“X着”，而不是如董秀芳先生（2003，2004）所說“從‘X着’到‘X’具有一定的可預測性”。

3 介詞“X着”與“動詞‘X’＋助詞‘着’”結構的辨析

由於介詞大部分來自動詞，動詞與介詞之間存在着許多糾葛。本小節通過對介詞“X着”與“動詞‘X’＋助詞‘着’”結構的辨析，繼而考察介詞“X着”是否經歷過一個詞彙化的過程。

語義上。“動詞‘X’＋助詞‘着’”的“X”表示動作、狀態或變化的意義實在，帶上助詞“着”表示動作的進行或持續，成為陳述部分的核心意義，如：“兩隻虎按着怪獸，又抓又咬，登時怪獸命絕。”（清《施公案》）這裏的“按”是“用手往下壓”的意思，帶上助詞“着”，表示該動作持續，“按着怪獸”是該句的核心意義。而介詞“X着”意義已經虛化，不再表示具體的動態或變化，不是句子表述的核心意義，如例（2）“近侍的，按着這個本兒上的字，念一遍與我聽着”，該句陳述的核心意義是“念一遍與我聽着”，這裏的“按着”語義較虛，已無動作意義，表示依據或方式。

句法格式方面。絕大多數介詞“X 着”位於主要動詞前面，出現在“X 着+N+V”格式中，如（62）“長老把手摸着這小兒的頭，在着小兒的耳朵，輕輕的說幾句，眾人都不聽得”中的介詞“在着”位於主要動詞“說”的前面，表示處所；也有個別位於主要動詞之後，出現在“V+X 着+N”格式裏，表示補充說明，如（61）“卻元來金老推遜時，王老往袖裏亂塞，落在着外面一層袖中”，介詞“在着”位於主要動詞“落”後面，補充說明“落”這個運動的終點。而“動詞‘X’+助詞‘着’”結構出現在“S+X+着+N”格式中，在句子中充當謂語，成為陳述的核心；一般不會出現在中心謂語後面的位置。如“這裏陳大郎拿着東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話本選集·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句中的“拿着”作為陳述的核心意義居於謂語位置。

其次，在對介詞“X 着”與“動詞‘X’+助詞‘着’”的比較中，還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在“着”完全語法化後，“動詞‘X’+助詞‘着’”與介詞“X 着”使用時間是沒有先後的，幾乎同時使用，甚至有的 X 祇有介詞“X 着”的用法而無“動詞‘X’+助詞‘着’”用法。這說明動詞結構“X+助詞‘着’”演化為介詞“X 着”缺乏發展過程，詞彙化的說法站不住腳。

如結構“因着”，最早可見文獻“不要說起，將到家了，因着一件事，復身轉去，耽擱了這一回。（明）”這裏的“因着”為表示原因的介詞。與之對應的單音詞語“因”作為介詞使用的最早年代可推到漢代（見例 41），而後主要當介詞用，到“着”完全虛化後的時期，“因”基本上沒有了動詞的用法，當然“因着”也不可能經歷“動詞+助詞‘着’”的階段。再如“往”在同時期有介詞與動詞兩種用法，但是，在檢索文獻的過程中，祇見介詞“往着”的用法而無一例“動詞‘往’+着”結構。如“兩個人飛一般的拉開了門，往着上房逃去”（清）的“往着”作介詞，表示方向；“雖則耽延程途，幸喜柳兄前來，明日正好同往”（清

《七俠五義》)的“往”作動詞，意為“去”。

與介詞“因着”“往着”相似的情況還有“在着”“除着”“就着”“憑着”“向着”等，與它們對應的 X 早已沒有了動詞用法，根本談不上“動詞 X+着”結構；有的 X 雖同時期具有介詞與動詞兩種用法，但是目前文獻中卻沒有發現與介詞“X 着”相同形式的動詞結構。可見，介詞“X 着”的形成並不具備逐漸虛化的過程。換句話說，介詞“X 着”不是詞彙化的結果。因為詞彙化過程總是包含了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一個語詞不會突然變成一個語法標記，總是存在着中間的過渡階段。歷史語料顯示，“X 着”作為介詞並沒有經歷過一個過渡階段，許多“X 着”一出現，就作為介詞在使用了。

4 介詞 X 着形成原因的推測

4.1 漢語基本音步的需要

X 帶上“着”是漢語基本音步的需要，據馮勝利（1997）“漢語最基本音步是兩個音節，就是說，雙音節音步是最一般的”。從歷時的角度來看，漢語早期發展而來的介詞為單音節，由於漢語雙音節化的作用，出現了比較多的雙音節介詞。介詞雙音化的方式主要有：兩個介詞性語素複合而成，如“按照、依據、依照、憑藉”等；一個介詞性語素加上一個詞綴語素派生而成，如“沿着、為了、為着、順着、除了”等。

4.2 類推的作用

通過前面的考察，本文認為：在特定時期（元、明、清），單音介詞加“着”具有非常強的構詞能力，許多單音節介詞 X 都可以帶上詞綴“着”構成一個新的雙音介詞“X 着”，這種構詞方式在當時具有較強的類推性。當然這種詞語衍生的類推性並不是絕對的，因為語言不是完全對稱的，葉斯泊森說它不像美國的州界是幾何圖形，而像歐洲的國界犬牙交錯，也就是說，語言使用中的類推機制雖有很大的作用，但也是有局限性的，並不是

所有的單音介詞都可以帶上詞綴“着”形成介詞“X着”。其中的情況比較複雜，還有待於今後進一步討論。

5 小結

本文通過歷時的考察，結合共時的對比分析得出結論：介詞“X着”與介詞“X”關係密切，“X着”是由“X”加詞綴派生而來的。通過上面的語料，可以看出，“X”早於“X着”成為介詞，我們能夠通過“X”推知介詞“X着”，但不能由“X着”預測介詞“X”。

〔主要參考文獻〕

[1] 董秀芳. 漢語的詞庫與詞法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79—180.

[2] 董秀芳. 論 X 着的詞彙化 [A]. // 語言學論叢 [C]. 第 28 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3] 馮勝利. 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4] 侯學超. 現代漢語虛詞詞典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5] 李訥、石毓智. 論漢語體標記誕生的機制 [J]. 中國語文，1997 (2).

[6] 劉堅. 近代漢語虛詞研究 [M]. 北京：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

[7] 呂叔湘. 大家都來關心新詞新義 [J]. 辭書研究，1984 (1).

[8] 馬貝加. 近代漢語介詞 [M]. 北京：中華書局，2002：4—5；10.

[9] 吳福祥. 漢語語法化演變的幾個類型學特徵 [J]. 中國語文，2005 (6).

[10] 張楨. 漢語介詞片語詞序的歷史演變 [M]. 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2.

(呂建軍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2006 級博士
郵編：610064)